

Romain Rolland 著
雷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托
爾
斯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羅曼羅蘭致譯者書（代序）

——論無抵抗主義

三月三日賜書，收到甚遲。足下遙譯拙著貝多芬、彌蓋朗琪羅、托爾斯泰三傳，並有意以漢譯付刊，聞之不勝欣慰。

當今之世，英雄主義之光威復熾，英雄崇拜亦復與之俱盛。惟此光威有時能釀巨災；故最要莫如將「英雄」二字下一確切之界說。

夫吾人所處之時代乃一切民衆遭受磨鍊與戰鬥之時代也；爲驕傲爲榮譽而成爲偉大，未足也；必當爲公衆服務而成爲偉大。最偉大之領袖必爲一民族乃至全人類之忠僕。昔之孫逸仙、列寧、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於行動而發爲思想與藝術者，則貝多芬、托爾斯泰是已。吾人在藝

術與行動上所應喚醒者，蓋亦此崇高之社會意義與深刻之人道觀念耳。

至「無抵抗主義」之問題，所涉太廣太繁，非短簡可盡。恐嘗於論甘地之文字中有所論列，散見於拙著「甘地傳」、「青年印度」及「甘地自傳」之法文版引言。

余將首先聲明，余實不喜此「無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觀念，絕不能表白英雄的與劇烈的行動性，如甘地運動所已實現者。唯一適合之名辭，當爲「非武力的拒絕」。

其次，吾人必須曉諭大衆，此種態度非有極痛苦之犧牲不爲功，且爲犧牲自己及其所親的整個的犧牲；蓋吾人對於國家或黨派施行強暴時之殘忍，決不能作何倖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憐憫，亦不能倖圖彼等攻擊一無抵抗之敵人時或有內疚。半世紀來，在革命與戰亂之中，人類早已養成一副鐵石心腸矣。卽令「非武力的拒絕」或有戰勝之日，亦尙須數代人民之犧牲以換取之。此犧牲乃勝利之必須代價也。

由是可見，若非賴有強毅不拔之信心與宗教的性格，（卽超乎一切個人的與普動的利害觀念之性格，）決不能具有擔受此等犧牲之能力。對於人類，務當懷有信心。無此信念，則於此等功業，

寧勿輕於嘗試！否則卽不殞滅，亦將因恐懼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度德量力，實爲首要。

今請在政治運動之觀點上言，則使此等計劃得以成功者，果爲何種情勢乎？此情勢自必首推印度。彼國人民之濡染無抵抗主義也。既已數千年，今又得一甘地爲其獨一無二之領袖；此其組織天才，平衡實利與信心之精神明澈，及其對於國內大多數民衆之權威有以致之。彼所收穫者將爲確切不易之經驗，不獨於印度爲然，卽於全世界亦皆如此。是經驗不啻爲一心靈之英雄及其民族在強暴時代所築之最堅固之堤岸。萬一堤岸奔潰，則恐若干時內，強暴將掩有天下。而行動人物中之最智者亦祇能竭力指揮強暴而莫之能禦矣。當斯時也，潔身自好之士惟有隱遁於深邃之思想境域中耳。

然亦惟有忍耐已耳！狂風暴雨之時代終有消逝之日……不論其是否使用武力，人類必向統一之途邁進！

羅曼羅蘭

瑞士、一九三四、六月三十日

原序

這第十一版底印行適逢托爾斯泰百年誕辰底時節，因此，本書底內容稍有修改。其中增入自一九一〇年起刊布的托氏通信。作者又加入整整的一章，述及托爾斯泰和亞洲各國：中國，日本，印度，回教國底思想家底關係，他和甘地的關係，尤爲重要。我們又錄入托爾斯泰在逝世前一個月所寫的一封信底全文，他在其中發表無抵抗鬪爭底整個計劃，爲甘地在以後獲得一種強有力的作用的。

羅曼·羅蘭

一九二八年八月

提 要

第十一版序

「最近消失的光明」……………一——二五

我的童年……………二六——二九

高加索紀事……………三〇——三一

哥薩克……………三二——三九

塞白斯多堡紀事……………四〇——五六

三個死者……………五七——六〇

夫婦的幸福……………六一——六七

戰爭與和平……………六八——七九

安娜小史·····	八〇——九〇
懺悔錄與宗教狂亂·····	九一——一〇五
社會的煩慮——我們應當做什麼·····	一〇六——一二二
藝術批評·····	一二三——一四四
通俗故事·····	一四五——一四六
黑暗之力·····	一四七——一五〇
伊凡·伊列區之死·····	一五一——一五二
克萊采朔拿大·····	一五三——一六一
復活·····	一六二——一七〇
托爾斯泰之社會思想·····	一七一——一九二
「他的面目確定了」·····	一九三——二二二
「戰鬪告終了」·····	二二三——二二七

托爾斯泰遺著論·····	二二九——二三九
亞洲對於托爾斯泰底回響·····	二四一——二六一
托爾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書·····	二六三——二六八
托爾斯泰著作年表·····	二六九——二七六

俄羅斯底偉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發着光焰的，對於我的一代，曾經是照耀我們青春時代的最精純的光彩。在十九世紀終了時陰霾重重的黃昏，牠是一顆撫慰人間的巨星，牠的目光足以吸引並慰撫我們青年底心魂。在法蘭西，多少人認為托爾斯泰不止是一個受人愛戴的藝術家，而是一個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歐羅巴藝術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員，我願對於這神聖的回憶，表示我的感激與敬愛。

我懂得認識托爾斯泰底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將永不會磨滅。這是一八八六年，在幽密中胚胎萌蘖了若干年之後，俄羅斯藝術底美妙的花朵突然於法蘭西土地上出現了。托爾斯泰與杜思退

益夫斯基底譯本在一切書店中同時發刊，而且是爭先恐後般的速度與狂熱。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間，在巴黎印行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小史」、「童年與少年」、「波里哥加」、「伊凡·伊列區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說和通俗短篇小說。在幾個月中，幾星期中，我們眼前發現了含有整個的偉大的人生底作品，反映着一個民族，一個簇新的世界底作品。

那時我初入高師。我和我的同伴們，在意見上是極不相同的。在我們的小團體中，有譏諷的與現實主義思想者，如哲學家喬治·杜馬(Georges Dumas)有熱烈地追懷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詩人，如舒亞萊(Suaris)，有古典傳統底忠實信徒，有斯當達派與華格耐派，有無神論者與神祕主義者，掀起多少辯論，發生多少齟齬；但在幾個月之中，愛慕托爾斯泰的情操使我們完全一致了。各人以各不相同的理由愛他：因為各人在其中找到自己；而對於我們全體又是人生底一個啓示，開向廣大的宇宙底一扇門。在我們周圍，在我們的家庭中，在我們的外省，從歐羅巴邊陲傳來的巨聲，喚起同樣的同情，有時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故鄉尼佛納(Nivernais)，我聽見一個素來不注意藝術，對於甚麼也不關心的中產者，居然非常感動地談着「伊凡·伊列區之死。」

我們的著名批評家曾有一種論見，說托爾斯泰思想中的精華都是汲取於我們的浪漫派作家：喬治·桑，維克多·賀俄。不必說喬治·桑對於托爾斯泰的影響說之不倫，托爾斯泰是決不能忍受喬治·桑底思想的，也不必否認盧梭與斯當達(Stendhal)對於托爾斯泰的實在的影響，總之不把他的偉大與魅力認為是由於他的思想而加以懷疑，是不應當的。藝術所賴以活躍的思想圈只是最狹隘的。他的力強並不在於思想本身，而是在於他所給予思想的表情，在於個人的調子，在於藝術家底特徵，在於他的生命底氣息。

不論托爾斯泰底思想是否受過影響——這我們在以後可以看到——歐羅巴可從沒聽到像他那種聲音。除了這種說法之外，我們又怎麼能解釋聽到這心魂底音樂時所感到的情緒底激動呢？——而這聲音我們已企待得那麼長久，我們的需要已那麼急切。流行的風尚在我們的情操上並無什麼作用。我們之中，大半都像我一樣，只在讀過了托爾斯泰底作品之後纔認識特·伏葛特(DeVogt)著的「俄國小說論」；他的讚美比起我們的欽佩來已經遜色多了。因爲特·伏葛特別以文學家底態度批判，但爲我們，單是讚賞作品是不夠的。我們生活在作品中間，他的作品已成

爲我們的作品了。我們的，由於他熱烈的生命，由於他的心底青春。我們的，由於他苦笑的幻滅，由於他毫無憐惜的明察，由於他與死底糾纏。我們的，由於他對於博愛與和平底夢想。我們的，由於他對於文明底謊騙，加以劇烈的攻擊。且也由於他的現實主義，由於他的神祕主義。由於他具有大自然底氣息，由於他對於無形的力底感覺，由於他對於無窮底眩惑。

這些作品之於今日，不啻「少年維特之煩惱」之於當時：是我們的力強、弱點、希望、與恐怖底明鏡。我們毫未顧及要把這一切矛盾加以調和，把這顆反映着全宇宙的複雜的心魂納入狹隘的宗教的與政治的範疇；我們不願效法人們，學着蒲爾越（Paul Bourget）於托爾斯泰逝世之後，以各人的黨派觀念去批評他。彷彿我們的朋黨一旦竟能成爲天才底度衡那樣……托爾斯泰是否和我同一黨派，於我又有何干？在呼吸他們的氣息與沐浴他們的光華之時，我會顧忌到但丁與莎士比亞是屬於何黨何派的麼？

我們絕對不像今日底批評家般說：「有兩個托爾斯泰，一是轉變以前的，一是轉變以後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對於我們，只有一個托爾斯泰，我們愛他整個。因爲我們本能地感到在這樣

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場，一切都有關連。

托爾斯泰傳

二

我們往昔不加解釋而由本能來感到的，今日當由我們的理智來證實了。現在，當這長久的生命達到了終點，展露在大家眼前，沒有隱蔽，在思想底國土中成爲光明的太陽之時，我們能夠這樣做了。第一使我們驚異的，是這長久的生命自始至終沒有變更，雖然人家會想這用藩籬把牠隨處分隔，——雖然托爾斯泰自己因爲富於熱情之故，往往在他相信，在他愛的時候，以爲是他第一次相信，第一次愛，而認爲這纔是他的生命底開始。開始。從新開始。同樣的轉變，同樣的爭鬪，會在他心中發生過多少次！他的思想底統一性是無從討論的，——他的思想從來不統一的——但可注意到他種種不同的因素，在他思想上具有時而妥協時而敵對底永續性。在一個如托爾斯泰那樣的

人底心靈與思想上，統一性是絕對不存在的，牠祇存在於他的熱情底鬪爭中，存在於他的藝術與他的生命底悲劇中。

藝術與生命是一致的。作品與生命從沒比托爾斯泰底聯絡得更密切了：他的作品差不多時常帶着自傳性；自二十五歲起，牠使我們一步一步緊隨着他的冒險生涯底矛盾的經歷。自二十歲前開始直到他逝世爲止（一）的他的日記，和他供給皮呂高夫（Dirukov）的記錄，（二）更補充我們對於他的認識，使我們不獨能一天一天地明瞭他的意識底演化，而且能把他的天才所胚胎，他的心靈所藉以滋養的世界再現出來。

豐富的遺產。雙重的世家，（托爾斯泰族與伏公斯基族，）高貴的，古舊的，世裔一直可推到呂李克，家譜上有隨侍亞歷山大大帝的人物，有七年戰爭中的將軍，有拿破崙諸役中的英雄，有十二

註一 除了若干時期曾經中斷過，——尤其有一次最長的，自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八年止。

註二 他供給這些記錄因爲皮呂高夫爲托爾斯泰作了不少傳記，如生活與作品，回憶錄，回想錄，舊信，日記選錄，傳記資料彙集等；這些作品都曾經過托爾斯泰親自校閱，是關於托氏生涯與著作底最重要之作，亦是我參考最多的書。

月黨人，有政治犯。家庭底回憶中，好幾個爲托爾斯泰採作他的「戰爭與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老親王鮑爾公斯基（Bolkonski），嘉德琳二世時代底服爾德式的專制的貴族代表，他的母親底堂兄弟，尼古拉·葛萊高萊維區·伏公斯基親王（Nicola-Grigovich Volkonski）。在奧斯丹列茲一役中受傷而在戰場上救回來的；他的父親，有些像尼古拉·洛斯多夫（Nicolas Rostov）的；他的母親，瑪麗公主，這溫婉的醜婦人，生着美麗的眼睛，醜的臉相，她的仁慈底光輝，照耀着「戰爭與和平」。

對於他的父母，他是不大熟知的。大家知道「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中的可愛的敘述極少真實性。他的母親逝世時，他還未滿二歲。故他祇在小尼古拉·伊丹尼夫（Nicolas Irtenev）底含淚的訴述中稍能回想到可愛的臉龐，老是顯着光輝四射的微笑，使她的周圍充滿了歡樂……

「啊！如果我能艱苦的時間窺見這微笑，我將不知悲愁爲何物了……」

（童年時代第二章）

但她的完滿的坦率，她的對於輿論的不顧忌，和她講述她自己造出來的故事的美妙的天才，

一定是傳給他了。

他至少還能保有若干關於父親的回憶。這是一個和藹的談諧的人，眼睛顯得憂鬱，在他的食邑中度着獨立不羈，毫無野心的生活。托爾斯泰失怙的時候正是九歲。這死使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現實，心魂中充滿了絕望。』（三）——這是兒童和恐怖的幽靈底第一次相遇，他的一生，一部分是要戰敗牠，一部分是在把牠變形之後而讚揚牠。……這種悲痛底痕跡，在「童年時代」底最後幾章中有深刻的表露，在那裏，回憶已變成追寫他的母親底死與下葬的敘述了。

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四）底古老的宅邸中，他們一共是五個孩子。雷翁·尼古拉伊·維區（Leon-Nikolaiévitch）即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誕生於這所屋裏，直到八十二年之後逝世的時光纔離開。五個孩子中最幼的一個是女，名字叫瑪麗，後來做了女修士（托爾斯泰在

註三 「童年時代」第二章。

註四 Iasnaja Poliana 意思是「柵欄」，是莫斯科南 Tonia 城十餘里外的一個小村，牠所屬的省分是俄

羅斯色彩最重的一個省分。